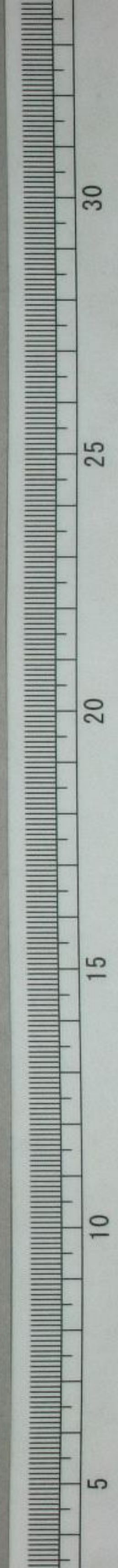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7
6



文庫11
D 87
6

滄南遺老集卷三十八

金藁城王若虛著

詩話上

世所傳千家註杜詩其間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唐懷古呀鵲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為杜無疑其餘皆非真本蓋後人依倣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為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偽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狂警殊不可讀蓋學步邯鄲失其故態求居中下



010190555750

且不得而欲以爲少陵真可憫笑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時可間爲註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真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於逃難解憂送崔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寶使君等尤爲無狀洎餘篇大似出於一手其不可亂真也如糞丸之在隋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間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爲此詩也吾舅自幼爲詩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嘗與子語及新添之詩則嘖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焉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爲之主字語爲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所謂遊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又曰頸聯頷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詩之大略不外此也其篤實

之論哉

史舜元作吾舅詩集序以爲有老杜句法蓋得之矣而復云由山谷以入則恐不然吾舅兒時便學工部而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嘗乘間問之則曰魯直雄豪奇險善爲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前輩以爲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舜元之論豈亦襲舊聞而發歟抑其誠有所見也更當與知者訂之

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爲神助石林詩話云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之所

能到冷齋云古人意有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蓋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云謝靈運平日好雕鐫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爲奇田承君云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爲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爲貴予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爲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爲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正與鄙意暗同蓋謝氏之誇誕猶存兩晉之遺風後世惑於其言而不敢非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梅聖俞愛嚴維則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爲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繫花而春

水漫不繫柳若溪又曰不繫花而繫塢予謂不然夕陽遲
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日遲遲者舒長之貌
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
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
妄爲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
帶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無花若溪以爲得其膏旨此
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於理若必以常有
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

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爲續
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

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唐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駒
父嚴有翼皆以爲然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慍阜財則
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彊勉而無謂以是爲諷其誰
能悟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必有也規諷雖臣之美事然
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暫容得順適於一時何必盡以此
而繩之哉且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於
平素乃能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
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
善諫邪

杜詩稱李白云天子呼來不上船吳虎臣漫錄以爲范傳

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引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詩蓋用此事而夏彥剛謂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苕溪叢話亦兩存之予謂襟領之說定是謬妄正使有據亦豈詞人通用之語此特以船字生疑故爾委曲然范氏所記白被酒於翰苑而少陵之稱乃市上酒家則又不同矣大抵一時之事不盡可考不知太白凡幾醉明皇凡幾召而千載之後必於傳記求其證邪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老杜北征詩云見耶背面啼吾舅周君謂耶當爲卽字之誤其說甚當前人詩中亦或用耶娘字而此詩之體不應

爾也

近代詩話云杜詩云阜雕寒始急白氏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以爲語病其實非也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則音去聲予謂不然古人消至初無俗忌之嫌蓋亦不必辨也

荆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彊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荆公之論天下之公言也

退之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世皆以爲工子謂雪者其先所有縞帶銀杯因車馬而見耳隨逐二字甚不安歐陽永叔江鄰幾以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之句當勝此聯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真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實當不必問退之之意也

退之謁衡嶽詩云手持杯琖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吉字不安但言靈應之意可也

退之詩云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語辭耳遂以爲日月之名旣已無謂而樂天復云廢興相催逝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答日月空居諸老杜又有童叟聯居諸之句

何也

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幕深調護已被游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邪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

孔毅父雜說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飲而晚年有聲伎罪李于輩諸人服金石而自餌硫黃陳後山亦有此論甚矣其妄議人也紅裙之誚亦曰唯知彼而不知此蓋詞人一時之戲言非遂以近婦人爲諱也且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遽以爲口實邪其罪李于輩特斥其燒煉丹砂而

祈長生耳病而服藥豈所禁哉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則公亦因病而出於不得已初不如于輩有所冀幸以致弊也抑前詩復有盤饌羅羶葷之句以二字繩之則又當不敢食肉矣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雪裏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於門使之高二義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予謂此皆不足論也

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

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不應有是年年歲歲年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佳而品題者百端不已荆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辭以爲二十四字而有六籍羣言之遺味書生之口何所不有哉

樂天詩云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夫屈子所謂獨醒者特以爲孤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八
一
潔不同俗之喻耳非真言飲酒也詞人往往作實事用豈不悞哉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伴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緯強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正理也

皮日休詠房杜詩云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凡言千古

萬古者皆是無窮之意今下一字便有所止矣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八終

滄南遺老集卷三十九

金藁城王若虛著

詩話

中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陳辭老杜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卽如人作家書乃是慵夫日子西談何容易工部之詩工巧精深者何可勝數而摘其一二遂以爲訓哉正如冷齋言樂天詩必使老嫗盡解也夫三百篇中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解者而可謂其盡然乎且子西又嘗有所論曰詩在與人商論

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觀此二說又何其立法之嚴而用心之勞邪蓋喜爲高論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不自相矛盾也退之曰文無難易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

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

川曰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

荆公詠雪云試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苑極之不愛其上句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極之不愛其下句此與人意暗同

羅可雪詩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之句陳正敏以爲信然卻是假雪耳

盧延讓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溫爐間閑坐之適楊公所愛蓋其境趣也邪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碧溪詩話云或疑舞字太過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予謂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

東坡題陽關圖云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予謂可言聲外意不可言意外聲也

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爲實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爾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邪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夫所貴於畫者爲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畫命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果爲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歟曰論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於題而要失其題如是而

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實無得於心而借此論以爲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啗點以爲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真僞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鄭厚云魏晉以來作詩倡和以文寓意近世倡和皆次其韻不復有真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而笑擇唧唧而歎哉慵夫曰鄭厚此論似乎太高然次韻實作詩之大病也詩

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尙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於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東坡薄薄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語而山谷稱其憤世嫉邪過矣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此皮膚之見也彼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貴哉且東坡後篇自破前說此乃眼目而山谷兩篇只是東坡前篇意吾未見其勝之也東坡雁詞云揀盡寒枝不肯棲以其不棲木故云爾蓋激詭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爲語病是尙可與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於木爲辨而怪昔人之寡聞此

益可笑易象之言不當援引爲證也其實雁何嘗棲木哉
東坡送王緘詞云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此未
別時語也而言歸來則不順矣欲斷無腸亦恐難道贈陳
公密侍兒云夜來倚席親會見此本卽席所賦而下夜來
字卻是隔一日

王直方詩話稱晁以道見東坡梅詞云便知道此老須過
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苕溪漁隱曰此言
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甯不
畏人之譏誚乎慵夫曰此詞意屬朝雲也以道之言特戲
云爾蓋世族所謂放不過者豈有他意哉苕溪譏直方之

無識而不知己之不通也

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
黃九耳子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爲得體
復不可曉晁無咎云東坡小詞多不諧律呂蓋橫放傑出
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
家語乃著腔子唱如詩耳此言得之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
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直以公
爲不及於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彼
高人逸才正當如其溢爲小詞而間及於脂粉之間所

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媠入人骨髓如
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爲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茆荆
產辨其不然謂公詞爲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云此與
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之末作習爲
纖豔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
趨於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
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
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游戲顧豈與
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

東坡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
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充滿勃鬱而見
於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
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肯與江西諸子終
身爭句律哉

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遊戲然
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後而與
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而
渠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揚雄以爲使有孟軻之書
必不作太玄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

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向使無坡壓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過海爲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

吳虎臣漫錄云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坡不答但極稱道季默復問如雪詩臥聽疎疎還密密起看整整復斜斜豈亦佳邪坡云正是佳處慵夫曰予於詩固無甚解至於此句猶知其不足賞也當時所傳妄耳徐師川亦嘗咏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飛時片片又何輕曾端伯以爲警策且言師川作此罷因誦山谷疎疎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意謂魯直草率而已語爲工也噫予

之惑滋甚矣

王方直云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予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嘗跋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又云如螭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多食則發風動氣其許可果何如哉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爲富點化陳腐以爲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論文者尊東坡言詩

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至今詞人多以爲口實
同者襲其迹而不知返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喜乎吾舅
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
後不勝其弊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真偽望
而可見也若虛雖不解詩頗以爲然近讀東都事略山谷
傳云庭堅長於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蘇軾之門號四
學士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蓋自當時已不
以是爲公論矣

山谷題陽關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行人作許悲夫
人有意而物無情固是矣然夜發分甯云我自只如常日
醉滿川風月替人愁此復何理也

山谷詩云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
謂阿底耳顧凱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
云理應阿堵上謝安指桓溫衛士云明公何須壁間阿堵
輩是也今去物字猶此君去君字乃歇後之語安知其爲
錢乎

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
風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跡其本原正在子
陵釣竿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質之吾舅周
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心亦必不能安也或曰詩人

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害於理乃可如東坡眉石硯詩指胡馬於眉間與此是一箇規模也而豈有意病哉

蘇黃各因玄真子漁父詞增爲長短句而互相譏評山谷又取船子和尙詩爲訴衷情而冷齋亦載之予謂此皆爲蛇畫足耳不作可也

山谷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卻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東坡謂其太瀾浪可謂善謔蓋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

山谷最可愛集句目爲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謂詞人

滑稽未足深誚也山谷知惡此等則藥名之作建除之體八音列宿之類獨不可一笑耶

山谷雨絲詩云煙雲杳靄合中稀霧雨空濛落更微園客繭絲抽萬緒蛛蝥網面罩羣飛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顧染朝霞成五色爲君王補坐朝衣夫雨絲云者但謂其狀如絲而已今直說出如許用度予所不曉也山谷詞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不安昨見王德卿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跡乃是更字也

滄南遺老集卷三十九終

滄南遺老集卷三十九
 九
 滄南遺老集卷三十九
 九

滄南遺老集卷四十

金藁城王若虛著

詩話下

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
 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關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與排
 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山谷閔雨詩云東海得無冤死婦南陽應有臥雲龍得無
 猶言無乃耳猶欠有字之義臥雲龍邪則豈必南陽
 指孔明邪則何關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闊甚矣
 清明詩云人乞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

用介之推事也齊人乞祭餘豈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疎也此類甚多食瓜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是固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

弈碁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以湘東目爲碁眼不愜甚矣且此聯豈專指輪局耶不然安可通也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

士會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蓋當時偶以此耳非送行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願卷書囊當贈鞭又云折柳

當馬策亦無謂矣

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蓋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也

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事

弔邢情夫云眼看白壁埋黃壤何况人間父子情既下何字須有他人猶痛悼之意乃可

猩毛筆云身後五車書按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所讀之書卽所著之書也遂借爲作筆寫字此以自贊耳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只平生幾兩

屐細味之亦疎而拔毛濟世事尤牽強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謎也何足爲詩哉

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於太過亦其病也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臺絕句云猛拍闌干問興廢野花啼鳥不磨人若磨人可是怪事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絕倒也

山谷贈小鬟慕山溪詞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壓秋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實不愜又云婷婷嫋嫋恰

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室乎春未透花枝瘦正謂其尙嫩如荳蔻梢頭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爲彼愁邪則未應識愁以爲己愁邪則何爲而愁又云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今乃指爲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

古之詩人雖趣尙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於自得至其辭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

魯直於詩成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成
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之作者如是哉
山谷自謂得法於少陵而不許東坡以予觀之少陵典謨
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揚雄法言而已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爲名言以予
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於前人故爲
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旣已出於前人縱復加工要不足
貴雖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
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爲嫌異者不
以爲夸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於妙處不專

在於是也故皆不害爲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之
措意邪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間有白毫時人爲之語曰馬氏
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實白眉而良不在於白眉也而北齊
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皆白眉山山谷送秦少游
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哉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眞字題邢惇夫扇云月團新
碾瀾花瓷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
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黃葉委庭觀九州
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少

游後見之復云通我太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謂相通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爲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茆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內傳東坡之骨亦猶是也且食莫踟躕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年因之曰南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斲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更多此

楊朴七夕詩也劉夷叔因之曰只應將巧畀人間定御向人間乞取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損政堪一笑而曾端伯以喬年爲點化精巧茆荆產以夷叔爲文婉而意尤長嗚呼世之末作方日趨於詭異而議者又從而簧鼓之其爲弊何所不至哉

王仲至召試館中詩有日斜奏罷長楊賦之句荆公改爲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窒乎張文潛詩云不用爲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西云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實不中理也

李師中送唐介詩雜押寒刪二韻冷齋夜話謂其落韻而
細素雜記云此用鄭谷等進退格藝苑雌黃則疑而兩存
之子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太拘而以爲有格者
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此哉意到卽用初不
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爲云云也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親
鄰之韻乃可耳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
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醪醕詩曰露
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爲
出類而吾叔淵材詠海棠則又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

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婦人尙矣蓋其於類
爲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
僻淵材又雜而用之益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
乃節節嘆賞以爲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
白皙武夫比之者矣此花無乃太麤鄙乎魏帝疑何郎傅
粉止謂其白耳施於醪醕尙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
過露濃同於言溼而已果何所異而別之爲對耶

楊軒牡丹詩云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讒魂利劍斫不斷餘
妖種此根東坡詠醪醕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曰餘妍
入此花山谷詠桃花以九疑萼綠華命意而終之曰猶記

餘情開此花詠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終之曰種作寒
花寄愁絕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爲花近世士大夫
有以墨梅詩傳於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
上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其二云五
換鄰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風簾不著闌干角瞥見
傷風背面啼予嘗誦之於人而問其詠何物莫有得其髻
髯者告以其題猶惑也尙不知爲花况知其爲梅又知其
爲畫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興作者誤認而過求之其
弊遂至於此豈獨二詩而已東坡眉石硯醉道士石等篇
可謂橫放而曠遠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

於是則秉筆者曷少貶乎

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爲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粲
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祇有
緇塵染素衣曹元象云憶昔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
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乃知此弊有自來
矣

張舜民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爲孤憤吟五十篇以壓
之然其詩不傳亦略無稱道者而樂天之作自若也公詩
雖涉淺易要是大才殆與元氣相侔而狂斐之徒僅能動
筆類敢謗傷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

蕭閑云風頭夢吹無跡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
田夫野婦皆道之而雷溪注以爲夢中雲雨又曰雲夢澤
之雨謬矣賀方回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長廊碧
瓦夢雨時飄灑豈亦如雷溪之說乎

蕭閑憶恆陽家山云誰幻出故山邱壑謂予心目注以故
山爲江左非也只是指恆陽而已好在斜川三尺玉公宅
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三尺字以廣狹深淺言之俱不
安注以爲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中豈相干涉予官
門山嘗得板木乃三畝字意其不然蓋如言幾頃玻璃之
類耳暮涼白鳥歸喬木乃宅前真景也而注云潔身而退

如白鳥之歸林何其妄哉

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閑
詞云市朝冰炭裏湧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跡
樂天望瞿塘詩云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蕭閑送高子
文詞云歸興高於灩澦堆雷溪漫注蓋不知此出處耳然
樂天因望瞿塘故卽其所見而言泛用之則不切矣

蕭閑樂善堂賞荷花詞云胭脂膚瘦薰沈水翡翠盤高走
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蓮體實肥不宜言瘦予友彭
子升嘗易膩字此似差勝若乃走珠之狀惟雨露中然後
見之據辭意當時不應有雨也山黛月波之類蓋總述所

見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爲眉波爲眼雲爲衣不亦異乎至一枝梅綠橫冰萼淡雲新月炯疎星之句亦如此說彼無真見而妄意求之宜其繆之多也

蕭閑使高麗詞云酒病賴花醫卻世皆以花爲婦人非也此詞過處既有離索餘香收拾新愁之語豈復有婦人在乎以文勢觀之亦不應爾其所謂花蓋真花也言其人已去賴以解醒者獨有此物而已必當時之實事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蕊嗅公詠花詞亦喜用醒心香字蓋取其清徹之氣以滌除惡味耳

蕭閑自鎮陽還兵府贈離筵乞言者云待人間覓箇無情

心緒著多情換此篇有恨別之意故以情爲苦而還羨無情終章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博次第未應及此也

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減其歡樂之趣坡詩用其事云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夫陶寫云者排遣消釋之意也所謂歡樂之趣有餘歡者非陶寫其歡因陶寫而歡耳蕭閑屢使此字而直云陶寫歡情陶寫餘歡舊歡若爲陶寫似背元意

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眾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

以三百篇十九首爲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於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誇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詩雖大體衰於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爲小技程氏以詩爲閑言語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餘優劣何足多較哉

溥南遺老集卷四十終

溥南遺老集卷四十一

金藁城王若虛著

雜文

揖翠軒賦 井序

沃人崔公有竹軒曰揖翠其子達之求詩文於士大夫子亦爲之賦云

物之在天下皆妙理之所寓也人之於物必有所慕而所以慕之亦必有故也故或取深山窮谷以爲家指泉石風月以爲友是豈迂僻矯激不近於人情誠有得乎其趣也沃州崔公賢明之裔生於畎畝而不俗後其居爲園中其

園爲亭而周其亭以竹叢高陰密窗戶爲肅森乎其如張
綠帷而羅碧玉也夫天壤之間佳花美木大有可以快心
而悅目者然公皆不以爲可觀惟此君焉是欲對玩吟嘯
朝夕容與乎其中若與之相忘而不足此其意果安在哉
吾可卽之而知其所屬獨不見夫此君乎歲暮天寒百物
旣迤冰雪交摧淒飆號振芬香豔色莫不零落敗散至於
共盡而無餘而吾此君宛然自若獨立而能伸蓋其稟於
內者有足恃是以凌乎外者無所挫自世所難得之物而
非夫漫生雜出暫榮俄朽之常品凡根也而我公慕之則
又可因之而得其爲人意其勁挺堅確卓乎不羣舉世皆

怯而我獨勇眾人旣屈而我獨伸濁穢有所不能污險難
有所不能亂本然之氣無適而不存也然則公不徒愛其
色誠取其質不徒玩之於其目誠體之於其身若夫披風
篩月含烟臥雨千態萬狀皆公之所外也吾何敢陳嗚呼
公今逝矣而子章嗣吾聞之孝者善繼人之志而述其事
則登公之堂想其所取於此君盍亦思所以自厲如其庸
懦委靡依違顧忌與時變遷一折而瘁豈特厚顏於此君
亦失公之本意矣

瑞竹賦 并序

東垣有孝友之家曰許氏者兄弟輯睦爲一鄉最其居

室之南得瑞竹焉由地而上十二節而分爲二又六節而復合君子謂其有以致之也許氏圖之以求文於作者僕辭不獲亦漫賦云

天何爲者耶視之蒼蒼詰之冥冥不可得而名日月五星風雨雷霆寒暑晦冥此雖有所必至而其參乎人者固可惑也孰知其徵萬物何爲者耶隨氣而生不擇其地紛綸雜沓殊狀異類怪奇偉麗非常可喜蓋無所不有焉孰知其爲瑞然感召之說自古人不廢也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跡推類附毫釐纖悉以爲不啻合符雖自信不惑者時出而辨之然亦不敢決其無何哉人有是行

天有是應二者適稱足以據而爲證也蓋出於物理之當然合於人情之至公而其論乃定許氏之瑞何爲而出吾嘗考其素而得其實兄弟相好閨門相輯鄉黨稱其德誰無兄弟曾是不率妒忌忿嫉以相撿拾陰營私積以自植立至其旣極乃絕以折者皆是也此則上友下敬壘篋其翁始終以之有死無易我心旣孚間言莫入可謂純正篤實一出於自然而非夫矯飾以求名節者之所及也唯其同氣而異體雖異體而卒同心故斯竹也始於一而中爲二旣二矣而復合於一也噫許氏之家宜獲報者而報又相似則天意所在猶不可必乎雖然天之於許氏不應如

是而遂已許氏之爲善不應以是而自足亦何必圖寫鐫刻傳述記錄以自美而夸末俗耶吾爲之說曰人有因物而知勉物有因言而加顯蓋立德雖於錫類而傳家欲其久遠故夫所以區區於此而未能忘情者殆亦憫時俗之已乖慮後嗣之或替而特以爲勸耳顧豈淺哉

甯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昔予閑居於東垣聞沃州甯晉有賢令尹民樂其政歌而舞之聲化藹然愈久益播心竊慕焉旣而知其爲吳君公玅也予與之同年而昧其平生獨謂君讀書爲儒能以壯年取高第此必有以過人而其優爲一邑固所宜者蓋秩

滿來府始獲拜之儀度表表望而知其不凡卽之愈深不覺歎服蓋以所傳不誣可信翌日別去予亦尋走雕陰三年復來不知君之安所在且爲何職居未幾松水之民有乞書其前宰之政者問其主名則公玅也從而徵其實則曰自吾令下車賦役以平刑罰以清奸宄不過而懲仁廉不率而興煦風 槁蘇暘醒民飽而嬉相忘乎無事斯亦古人之至化也蓋其剛柔適中緩急得所勤故不廢事簡故不擾民明無不察毫髮莫欺而其寬也又足以有容政是以和而克用又此其大凡也長上有德而下不知其罪大矣知焉而無報罪又甚矣吾儕小人其曷以報公著

之金石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也葺爾敝邑則唯是之知書與不書公何損益哉然所以示吾心之不忘則非是莫可也故敢以託嗚呼美矣在他人猶當不辭况吾公鈔哉守令之重尙矣而得人實難故赤子每不得乳於其母言良吏者必予兩漢然自今考之可以屈指數則若公鈔者豈易得而其民之遇之也顧不幸而可喜耶宜彼之不誣妄而予亦樂爲之道也公鈔諱微咸平之平郭人登第於承安之丁巳其始任建州軍判旣以廉陞故超授甯晉云

真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爲治莫如重守令而令爲甚蓋其於民最親而理亂之原於是乎在也故一縣得人則一縣之事舉在在得人而天下平也真定劇邑其宰之尤不可非其才雲中國公明敏人也旣下車譁者以靜悍者以柔冤者有以告聽斷如神官無留事偁異政焉其去也其民舍之而不忍挽而留之不得也思有以紀其遺愛而示其攀戀之心有倡之而請言於子者曰我公其賢哉自吾身之所及見與夫故老之所傳吾邑凡更幾令言令之賢如公者幾人我公而去誰其嗣之吾儕小人德公之賜而顧無以報也獨欲形容其萬一而鏡諸石以慰吾心以傳於天下後世或庶幾焉其

材具矣敢屬之子噫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
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事固有非人之
所能強致者民至愚而神者也其心有同然之好惡其口
有同然之毀譽有以服其心則比閭之徒可使之俯首而
聽命不然國之得失長上之是非皆將喧囂謗議於其下
蓋有誘之而不信劫之而不從者孰謂其可以強之而使
吾譽之哉予近始識公而聞其名者舊矣昔者旣嘗爲府
參軍聲華藹然爲前後之冠民旣已像而祠之碑而頌之
矣至於去而之他復來而治此莫不皆然未至而人徯之
旣至而大安之去則思之而不能忘此果何從而致耶合

一人之情易也至於一邑而皆然茲不難哉合一邑之情
易也至於所至而皆然茲不難哉是必有大過人者而非
可苟也蓋羿之注矢左右俯仰皆可以命中而庖丁之游
刃批隙導竅無非理間之自然何獨至於爲政者而疑之
哉公之跡足以聳動人之耳目而膾炙其口者甚多列而
著之非惟煩不可舉而且復害公之全故獨論其能得斯
民之公心與夫所至皆然者以見之其亦足矣噫無實之
譽君子不以爲榮無實而譽人君子謂之愧辭若公者殆
可以爲榮而子亦庶乎其無愧也哉

王氏先塋之碑

王氏之先譜亡不可考世居鹿泉農隱不仕其最近者諱
傑字邦美始知讀書今行軍參謀守道之父也好古樂善
而尚氣輕財務周人之急教其子弟一以孝友忠信里閭
少年有悍戾不率者亦必委曲鑄諭使之改而後已由是
中外重之兄詠早世二孤玠瑀藐然可憐公躬親撫視以
至成人而玠爲名進士夫人李氏溫雅慈祥備諸婦德與
公俱以上壽終所生三子其仲則參謀君也未冠失怙迫
於家累屈跡刀筆中貞祐初宣撫司以人望選充本縣尉
時甫兵火遺黎反側未安而爲長吏者方貪殘以逞一日
眾變自令丞以下悉肆屠戮至君則肩昇而歡呼曰惡者

除之善者奉之可也保我百姓非公而誰卽以縣事歸君
未幾改主眞定簿今萬戶史侯之立君勞爲多擢慶源軍
節度副使尋復召至幕中恩顧益隆遂專腹心之寄君資
豪爽而愷悌多可見者皆說而親侯旣以碩德宏量高出
一時而君復以忠厚濟之政簡風恬遠邇咸賴其從征四
方一軍所至獨多全活率君力也平居喜賓客車騎盈門
窮日夜不厭有孔北海之風而於文士尤厚收攬薦延唯
恐不至搢紳以爲依歸儕類或譏其太過而不屑也故言
河朔從事之賢者君爲稱首焉一日語夫人程氏曰吾出
微賤才能勳業無踰人者夤緣幸會驟至榮顯非祖考之

靈其何以及此而墳壙蕭然沒沒於蓬藜榛棘之間狐兔雜居殆不忍視吾罪大矣每一念及未嘗不痛心疾首今將具禮而新之庶幾死可以瞑目程素剛明因力贊曰斯亦妾之素志也誠不可緩於是戒徒命工更其宅兆增之垣墉以至凡五服內瘞而未葬者皆次第而遷附焉然後完美可觀無復遺恨既而又曰古者墓有碑碑有文所以垂世也而未之具猶爲闕典乃以其辭來請予於玠爲同舍生於君爲門下客情親契厚勢不得辭竊惟追遠之說魯語存焉報本之義禮經著焉此天理人倫之至而名教之所先也爲人後者生盡愛敬死極哀戚立身揚名以顯

其親宜若足矣而又思所以致美乎松楸而增光乎泉壤表其行實大書深刻爲不朽之說使夫來者顧瞻想像歆羨而咨嗟豈非所謂追遠報本者固不能已耶王氏之善慶旣當爲之發揚而參謀君孝德始終尤不可不紀乃敘其大略而系之以銘曰

岡阜在後澗溪在前繫王氏之阡有閔其室旣完旣堅有歸其碑是磨是鐫不有所肇孰開其先不有所繼孰大其傳德厚流光理亦宜然於以昭之於千萬年

李仲和墓碣銘

若虛有心契曰李君諱仝字仲和博州高唐人孝於親順

於長仁於僕妾其待友朋尤推誠尙氣節確乎可託以死也然性介少諧合素不爲鄉曲所重徑行直視傍不覩太山輕薄子戲侮其後而不之覺人以爲癡而笑面目嚴冷疎於禮貌箕踞袒跣不能一作謹媚狀向人人復以爲傲而怒志大論高以匹夫憂天下每欲危言叫閭闔以取時名而不計其利害人又以爲狂而哀然仲和俱不屑也明昌間予以從師客縣中閉門索居不妄應接而思與跌宕不羈之士游旣得仲和語合意豁然大適爲忘形交久之益親一日不見相覓如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論詩譏彈激賞中其美疵睥睨儕流鮮能滿其意者始以詞賦干

有司累不合旣易經學遂克取高捷驚人尋復齟齬然志愈厲氣不少衰謂富貴終可致後去家游京師徧謁一時鉅公顯人間投之以所業冀幸感動借聲勢因有所諧卒不售也予與仲和別十年閱人益多觀交態益熟而思仲和益深日在雕陰嘗得其手書并雜著盈卷覽之太息悵然有懷以爲昔人相憶或千里命駕東垣去秦而非甚遠平居多暇獨不能一徑往握臂道胷臆何耶秩滿東還當必遂此心若復不獲茲則有數歸及相臺或告仲和卒矣且曰渠比從事浮屠學參究孜孜自以爲有得旣又習辟穀法因不食死仍說偈言以辭世云嗚呼仲和素嗜雜學

聞輒欣慕予嘗力排之能折其口而不能奪其心也其竟以是終乎予媿仲和見遇之厚而無以報憐其有大志而卒窮不偶恨其思之十年欲一復見而弗果乃書其行已之槩而爲之銘將寄其家俾刻諸其墓以寫吾心以傳諸後世以慰仲和之靈也仲和無子取其兄子爲後春秋若干卒於某年某月日而葬以某月日銘曰維世之交其道以市權奔利合否焉則止面而不心滔滔皆是有不其然如吾李子不幸短命死矣

故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東垣劉君諱某字鼎臣子之執友也高才博學以詞賦爲

名進士興定五年舉天下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時關右擾攘卿時被兵帥臣紇石烈承詔往援表君從事執政難之不得已乃遣至則城陷遂不知所終今二十年矣其家以歲月旣深理窮望絕懼其魂爽之無依也於是招之以葬於先塋而請予銘其墓義不可辭則爲敘次而銘之君資可愛幼而老成接物溫溫談笑有味見者皆悅而親初自以所業過人意氣銳甚謂當立取榮名而數奇不偶累舉未遂一時儕輩收羅殆盡至於後生新進亦往往先登而君不滯如故繼遭喪亂生理日艱晚達汴梁纔試充史院書寫不勝落寞日者推其命咸謂無科第分君略通其

說亦以爲然一旦雄捷喜出望外方將馳騁快意以償平生而遽有是遘所謂命者果何如哉斯可哀而亦可怪也先娶董氏再娶李氏子四人董所出長曰燧以蔭補官次曰煒次曰炤次曰煥孫男三人長曰垣次尙幼君累遷朝列大夫其從政之歲蓋四十有七云銘曰
其得也遲而喪之速其榮也不足而哀有餘孰主張者有銜不祿雖然名占甲科亦旣成其志沒於王事抑又得其死有子有孫足以奉其祀憂樂同盡竟何校哉新宮孔固魂兮歸來

滄南遺老集卷四十一終

滄南遺老集卷四十二

全叢城王若虛著

雜文

千戶賈侯父墓銘

保塞賈侯嘗識予於東垣丁酉夏六月不遠八舍致書見招至則館其家禮意甚厚已而言曰某也不天生六歲而失怙恃今四十年矣而未有紀述而不朽之託負媿良深雖不及誌諸幽猶得以表其隧某幼旣孤家譜世系不復能知而先君之事幸存其大略敢丐一言以傳信嗚呼墓有碑碑有文所從來尙矣且禮不忘其本而孝莫大於顯

滄南遺老集卷四十二

親親有善而掄揚之大書深刻以申其追慕尊崇之意此天道之自然人情之同欲而子職之所當盡者也不亦首務乎吾觀近世自一介之微稍躋貴顯者爭先樹建以爲榮華螭首龜趺亭亭相望宜我侯之不敢緩也旣辱侯知能勿成其美按公諱佺字巨平祁之蒲陰人其先皆隱德不仕公長身美風姿賦性淳篤事父兄以孝悌聞待友朋以忠信稱鄉黨宗族莫不服其淳德而又重氣節急患難有貸其錢者雖至百萬不問償期議者以爲難初長兄儀次兄成憐公晚生父母屬念且公等幹蠱可嘉故曲極友愛儀子弗嗣屢請析居儀輒給日一親既有命書矣卒舉

資產付公州貳高君亦謂其可妻也以女歸焉承安丁巳春三月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九卽以其月葬於里之先塋公凡四娶皆同郡巨室子而最後爲李氏尤賢淑備婦德男一人曰輔李所出卽侯也一女適宋氏孫男三女孫二人當貞祐兵火之餘城邑幾廢遺黎無依侯以完復安輯之功爲眾所推由本縣尉至爲州刺史及歸聖朝勳績益著自招撫使累遷河北東西等路左副都元帥甲午中朝廷更定官稱選充行軍千戶云侯儀度魁傑胸次灑落其才術器識類皆不凡而愛民喜士爲河朔稱首蓋一代之偉人也嗚呼源深則流長本根固則枝葉茂物有常理

君子每以爲積善獲福之喻視履考祥以人占天如影響之敏符契之不可無也昔有預高閭門俾容軒蓋手植庭槐期生三公者初若妄意已而果然冥冥之中昭昭者存焉是故卽其所享可以推其始之所自來由其所爲可以卜其終之所必至夫何疑哉侯以妙年遭遇驟至顯榮富貴功名無不如志諸子岐嶷稱其家兒此決非出於偶然者固足以知其世積之善矣而躬行之實不替益隆於先有光又可見其方來之賈氏之餘慶殊未艾也是宜書故書之而系以銘曰

厥土惟腴厥木惟敷有崇其邱於城之隅闕之深封之固

過者必恭賈公之墓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太一之教興於金朝天眷間衛郡蕭真人其始祖也靈異之跡上動至尊敕賜觀名太一萬世世嗣其法一再傳而得師焉師諱志冲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祖某父某並受真人法籙師幼穎悟誦書日千言而沈靜寡言不好戲弄年十六父兄議婚師曰性喜出家不願娶也強之不可因而逃去隱於元氏李守奇家遂與守奇詣衛州參二代師爲門弟子始事尊宿霍子華子華故有淹疾師侍奉唯謹前後十年無懈倦之色或衣不解帶者數月人以

爲難大定十六年朝廷普試僧道師初密誦經文人人不知一旦中選儕類甚驚及當給據言於考官曰師兄蕭道宗累被黜落年過四十乞以據授道宗某方壯徐爲圖未晚也考官不許而多其讓十七年授度保充衛州管內威儀領教門事二代師將退席密語道宗曰吾門徒數萬而試經具戒者完顏志甯及王某而已志甯資雖明敏而頗輕肆非主教之才不如王某純粹廉潔爲可屬乃以爲法嗣而改蕭姓凡法嗣皆從蕭氏蓋祖師之訓也師素不爲辭章及升堂論眾隨意而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聽者聳然內外相慶以爲宗門得人矣居無何有司奏選四方高

德之士補住中都天長觀師首應之旣而河犯郡城居人往往他徙而本觀道眾亦旅寓於蘇門師聞而還聲望旣隆求教者接跡而至歲所傳無慮數千人先是汲縣閭村有觀曰朝元荒廢已久而額籍俱存師請諸官遷於西門墳園之側以處其眾明年河復犯本觀殿宇頽毀且盡師次第繕完尋復一新而增創者幾倍所費不貲明昌間前尙書右丞劉公瑋自大名移鎮河中道出淇上謁師甚恭州倅移刺者先以常流待師見劉加禮心猶疑之其後數屏人獨往而師常靜坐無爲因問先生於此有何受用師曰靜中自有所得非語言可以形容若無得者雖片時不

能安况終身乎其人乃服曰劉公誠有知矣師自重修觀
舍深居簡出外人多不識其面承安改元日食正旦父老
懼災請師作醮於神霄宮士庶畢集師少時白晷而癯至
是色如紫玉目光炯然冠佩整肅若自天而下觀者嘆仰
以爲真人復生也少長貴賤悉歸禮之泰和初章廟春秋
已高皇嗣未立設普天大醮於亳之太清宮間歲報謝師
皆與焉五年河南道士籍少阮以再祈皇嗣被召過師問
之師曰向來作醮例遣重臣所在供擬多傷物命其違天
意甚矣自今宜罷之至於與醮官吏皆須禁止葷酒務行
善事庶可達誠雖然再三則瀆亦恐徒勞耳籍至闕以勿

遣重臣爲言上可之而令籍詣太清行事如初師與俱往
旣又同赴中都太極宮誦經百日時戶部侍郎胥鼎方提
控寺觀恐師南還率朝士十餘候之曰今主臨朝尊玄重
道天長纔廢隨建此宮如師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會
宮眾亦堅挽之遂勉爲留大蝗上遣中官問提點郭元長
禳治法元長敕其徒閱道藏求之師從旁曰道藏如海豈
易討尋就使有之吾未敢必其應吾祖真人嘗留經籙三
百餘階內有祕章今可用也遂取以進上喜曰天垂此教
以利生民卽命師依科作醮比行禮大雨師呪信香一盤
禱於真人其雨立止翌日有旨問蝗絕之期對以三日據

法有灑壇符而灑時當留一面使蝗有所歸師則留其西
西乃大山也及期則羣飛入山而死詔加賞賚師固辭曰
道人救法安用賞爲上曰真道人也當別議旌表郭元長
告免提點職詔師繼之乃賜號通玄大師內人賈病逾年
諸醫莫療上曰此非藥餌所及前禳蝗王某殆是異人或
能起之師奉命直抵宮闈治以符水而愈宮闈非闕寺不
得到蓋以道重師也衛紹卽位特賜上清大洞法服一襲
當時榮之師嘗謂人生貴適意顧名雖尊顯而身甚勞浩
然有休息志乃因胥公舉汾上李大方以自代而歸實大
安二年之春也一日集眾曰祖師立教代代相承如續燈

然無有窮盡今弟子中蕭無道者祖師再從孫吾當付之
於是退處西堂高拱淵默不復以世務關意貞祐二年四
代師主毫之太清師亦從焉四年閏七月丙午忽謂門人
曰速具湯沐吾將歸寂門人亟加冠履未畢而逝有鶴數
十旋繞久之時天氣猶暑閱餘旬而體不變八月庚申權
殯於宮之塋其日陰晦重甚眾方以時刻爲疑俄樹杪雲
開如席許得以不悞已而陰晦如故又聞香風四來送者
幾萬人咸嘆異之初師之將誕也有桑生於宅中不半歲
成樹比十年其高數尋狀如層樓世所未見至是亦無故
而枯相與始終尤可怪訝也師平生無喜愠恂恂似不能

言至遇事而發雖眾所難決者三數語輒定老莊之外兼
通諸史經書而尤長於左氏春秋其智識有大過人者享
年六十六戒臘四十自號元朴子云四代師字公弼既返
河朔將復迎師骨以祔於真人而求所以表其墓者俾子
文之公弼一世偉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竊幸與之游昔
已嘗作真人傳矣而又有茲命是不以蕪陋見鄙也義不
得辭則據其事狀而具著焉

清虛大師侯公墓碣

師諱元仙字子真趙州人也大父澄以胥吏起身至河北
西路曹可掾才幹既優而行已無玷尤以孝友著稱議者

謂不見用於時則必有得於道母歿慨然曰所以區區塵
土間者爲親故也今不侍養復何爲哉聞淇上蕭真人立
太一大教因往參爲門弟子真人一見愛之授名道淨傳
太一三元法得以便行化乃卽本州及真定之第各建
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藥濟人大定二年凡釋道之居無
名額者許進輸賜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爲太清觀而
在府者爲迎祥真人每批經籙必先授公而後傳前後千
品公曰天寶下降夢當永劫流行一日去世誰其保之密
禱上真願於私屬生繼嗣其後男琳得子相貌殊常卽師
也生不茹葷始學語能辨三官之像少長嬉戲則教羣兒

禮北斗澄大喜以爲祈禱有徵而得所託矣會朝廷鬻祠牒由是度爲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詞音清亮夔出一時儕輩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德應詔入住中都天長觀自泰和改元國家事祈禳連設大醮羽流極天下之選而師皆與焉仍常居要職出諸人右功完賞賚甚渥賜紫衣德號曰觀妙尋佩符馳傳降御香於岱嶽長白等山頃之以親老辭歸鄉里崇慶間召住太極宮用進補軍儲恩改授今號宣宗南巡被命入汴提控上清宮敕有司一依天長故事逾年而退未幾太清宮請爲宗主三返益勤不得已應之時院門凌替殆莫能支加以歲賦數百斛爲病尤

甚師下車未浹旬以狀上聞悉獲蠲免眾賴其庇已而拂袖棲遲於涓川正大庚寅正月爲善士左崇等作醮於鈞臺法事勝絕舉壇所幸以爲未始遇也旣畢將還忽示微疾眾欲召醫候之師不許曰世緣已盡自可長往安用療爲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而處之顧未至刻則口占一頌舉首端坐頂中戛然有聲兩手握子文而逝時年六十九矣遠近士庶炷香拜禮者累日神色宛如生人乙酉焚化於郭西從遺命也下火之際紫雲見其北蒼鶴數十翔舞空中移時乃散送者幾萬人莫不以手加額嗚呼異哉其超脫明白如此亦世所罕聞也丙戌塔於潁濱之崇真觀

子素知師名而不及識每以爲恨然嘗與其門人王悟詮游悟詮業履清修而讀書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改葬師於平棘縣明信鄉之鄭村原屬子銘其墓渠意既堅而子竊亦樂爲之道也乃敘而銘之曰

其生也爲賢其沒也爲仙人而如此足矣又何加焉著之琬琰以永其傳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慶源軍節度使高侯因教授王君進士陳生來見曰不肖不天生四年而先君捐館舍訓誨不得聞奉養不及致其

爲不幸可知也逮其成長事與心違曷勝風樹之悲顧瞻松楸未嘗不流涕太息今將刻石墓隧以垂之無窮事實始末雖不能詳而故老所傳猶得見其爲人之大略茲敢以託子謝非其才而請益堅重以王陳雅故義不可辭則勉爲之敘次曰公諱顯高邑人其先皆農隱弗耀公敦朴簡靜而辭色溫溫接物極愷悌輕財務施喜周困窮其事親處兄弟孝友尤篤至教人亦必先此里閭宗戚無貴賤疎近交口稱爲吉人無間言者明昌七年五月壬午以疾終於家享年四十旣葬其鄉之先塋夫人韓氏婦德無缺亦著賢譽後公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慶終本縣丞次曰

進不仕次日添祿卽節度也男孫四人女三人正大中以節度恩特贈昭毅大將軍夫人封號如例初節度再罹兵火之後寇盜並興道路蕪蕪城邑頽廢而能糾集義旅撫安遺黎內守外攘以鳩完復之功闔境晏然遂成樂土有司嘉其能擢柏鄉令累遷今職治聲甚美公望甚重其福祿方隆而未艾異時所至詎有量哉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及其身則在其後物有定理聖賢有成言古今有同然之效昭乎其不可誣也今患不能爲善爲之未始無徵高氏世居畎畝沒沒於常流殆與草木共腐而一旦子孫蕃昌門第烜赫以爲邦人之榮推原其自豈偶然也是誠可書故揭之以勸來者而系以銘曰

身雖不貴而後也昌壽雖不永而所存者長褒卹有命記述有章以播其芳以揚其光是之謂不亡

淳南遺老集卷四十一終

淳南遺老集卷四十三

金藁城王若虛著

雜文

進士彭子升墓誌

君諱悅字子升世爲真定人父椿將仕郎大興安次主簿
子升幼明悟過人倜儻有立志讀書爲文悉得其妙處承
安五年擢經義進士第調冀州錄事判官仁政溫溫民到
於今不忘秩滿注濱州鹽管旬徒知鄧州穰縣事其政如
在冀而風聲氣焰有加居無何忽得狂疾喪心若物憑者
言動可怪自謂冥司有所拘竟赴井死蓋年三十四矣嗚

呼異哉子升金玉比德心地坦夷和氣溢於眉睫見者無
賢不肖皆悅而親君子謂其必獲善報言論慷慨儀度不
凡剛大之氣困而不折及其得志果若固有之君子謂其
當享大任如何不淑至斯極也初將仕君亦以吉人稱鄉
里好學而貧甚辛苦憔悴人不堪其病晚登一第則到官
未滿而亡僅子隨奪得不償喪君子謂天之於彭氏也已
薄及子升復振而後釋然大慰以爲嗇乎彼者固將豐乎
此也乃大不然則夫幽明之說禍福之徵其可以理詰歟
子升之在穰也予爲鄭之管城嘗以官事會汴梁旣畢且
散予歸意甚急子升曰人生行止無常而吾徒會合尤難

顧不能更少從容乎予欣然爲一日留痛飲極歡夜艾而
罷翌日相別於馬上反顧戀戀彼此有可憐色初豈知其
遂爲永訣也抑予心又有所感焉追惟曩昔同居於里中
與今恩州司判王君士衡涑水主簿周君晦之忘形莫逆
爲兄弟交年壯氣銳馳騁於一時雖方以功名相勉而旣
嘗有暮年林下之期仍見於文字以傳諸好事者夫豈徒
戲語而已哉實庶幾行其志而踐乎此也一旦飄零南北
相望如晨星固已嘆舊遊之莫繼而後約之無涯孰謂堂
堂如子升者而遽云長逝乎世事違人不如意者十八九
榮衰聚散未始有極則生者雖存又可保其所終邪故予

於此不獨悼吾良友之不幸而撫事興懷無非可以太息而流涕也子升之歿以大安己巳八月之二十四日而其家用明年八月葬於西城之先塋俾予書而銘之子升娶武氏子一人曰興祖云銘曰
既秀而枯有銜不祚命也奈何已矣悲夫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公諱彥姓趙氏世爲真定藁城人祖某父某皆農隱不仕公少剛果敢爲無畏憚天眷間朝廷以南伐徵兵公適出有司卽取公兄公聞卽走歸自陳彼才力不我若請自代遂行不一辭妻子人義而壯之會事平還天資純質治生

尤勤儉細故躬親不懈服食器皿期於僅足自餘無毫毛非分用日夕蹙蹙恆若不足教諸子孫及所以語他人亦唯是見諸情侈者咄嗟惡棄殆不能與言故卒大其家以名一邑承安二年以耆老受官保義副尉後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終享年八十八素康彊少疾至是猶能自興起行步了無牀枕滯將終謂其子淵曰吾常嘆人之子孫鮮克以義終祖宗積累之業一旦不難割散之骨肉相視一旦如道路人惡孰甚焉爾其帥下以嚴處之以均無怠無頗無速乖離以隳我家其孫曰元英者以進士擢第則又特戒曰惟爾所獲亦惟我祖宗實有慶爾無遂獨庇爾肩必

及其餘以答我祖宗意其遺志如此初娶靳氏先公卒晚娶周氏子三人長曰汴以從軍官至敦武校尉次日溫皆早卒淵其季也女四人長適靳氏次傅氏次周氏王氏男孫八人幼者二餘悉克自立亦庶或有後女孫九人幼及寡者三餘悉得所歸噫公之所享多矣富貴壽康子孫蕃昌人或一二之不獲公則兼之茲不多歟故其歿也君子無大恨其家歿後二十一日葬諸先塋祔以靳氏而責銘於若虛若虛於公爲舊親既又爲孫婿故辭而不得免銘曰

萬事畢一生足斯而慊焉復何以新宮孔固惟吉卜左右前後皆其族安其神樂其真以利其嗣人

焚驢誌

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主賴鎮陽帥自言憂農督下祈雨甚急厭禳小數靡不爲之竟無驗既久怪誣之說興適民家有產白驢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雲方興驢輒仰號之雲輒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眾萬以附紳聞以爲然命亟取將焚之驢見夢於府之屬某曰冤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罹之吾何與焉吾生不幸爲異類又不幸墮乎畜獸乘負駕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箠亦惟所加勞辱以終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豈其所知而欲

冥斯酷歟孰誣我者而帥從之禍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衛之旱也爲伐邢之役師興而雨漢旱卜式請烹弘羊唐旱李中敏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盍亦求諸是類乎求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求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愆嘻其不然暴巫投魃旣已迂矣今茲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於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爲是以益惡濫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吾子其屬也敢私以訴某謝而覺請諸帥而釋之人情初不憚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

禾歲卒以空人無復議驢

哀鴈詞 并序

昔予居故人安仲和家將殺鴈食客見而不忍爲作哀之之詞今三十餘年矣近讀趙公誠殺生文有動於心因追錄之以附其後雖文采不足觀者取其意可也鳥之遠害宜莫如鴻浩浩長風寥寥遠空邈乎冥濛去萬里而無窮顧乃不幸而網羅之中刀机是委饗飧是充吁嗟乎其恫爐且熾鼎且沸宰夫礪刃而欲前坐客垂涎而思噬而猶神意自若低回睥睨不知禍期之行至可不哀邪捕者伊何貪於貨鬻用者伊何悅乎口腹我利我欲物

罹其酷以是知人雖有生之至靈而亦其至毒也高而林
莽深而川淵遠而窮邊俶鱗介羽胎卵溼化皆有以致之
而陳乎其前割鬻膾蒸燔烹煎濯腥滌羶窮甘極鮮一
邑之內一朝之間已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亦嘗以已而推
之乎一毛之去皆知惜寸膚之損皆知病所以自待如此
其至也而獨於物不爲之少憐雖吾之智力可役而君之
而彼之蠢愚至死而不能訴然其賦形稟氣同得乎天故
亦未嘗不苦則慘而樂則舒惡天闕而重生全奈何暴殄
不恤以爲當然孰雪其冤孰懲其愆豈天有厚薄固以彼
而奉此乎抑初無所主而自生自殖自攘自擊勢强者勝

而專不然何其太偏也庖廚之遠君子以爲仁已旣不忍
則假手於他人夫其畏怖之情齧鯨之態可以想而知也
何必見之之素臨之之親聞之曰物我類也類無分別滋
味之在我可賒性命之於彼極切至哉言乎卽是佛說亦
何必持乎誠律推明罪業觀地獄之變相指兵刃之凶劫
人惟爲饞舌之所謾是以安爲而不屑嗚呼戒之敢告來
哲

高思誠詠白堂記

有所慕於人者必有所悅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
能技藝之所長與夫衣服儀度之如何以想見其髣髴甚

者至有易名變姓以自比而同之此其嗜好趨向自有合焉而不奪也吾友高君思誠葺其所居之堂以爲讀書之所擇樂天絕句之詩列之壁間而榜以詠白蓋將日玩諸其目而諷誦諸其口也一日見告曰吾平生深慕樂天之爲人而尤愛其詩故以是云何如予曰人物如樂天吾復何議子能於是而存心其嗜好趨向亦豈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學之而學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而不學學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蓋樂天之爲人沖和靜退達理而任命不爲榮喜不爲窮憂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今子方皇皇干祿之計求進甚急而得喪之念交戰於胸中是未可

以樂天論也樂天之詩坦白平易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乎人意而不爲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子則雕鐫粉飾未免有侈心而馳騁乎其外是又未可以樂天論也雖然其所慕在此者其所歸必在此子以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未有涯涘則其勢固有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歲年而博以學至於心平氣定盡天下之變而返乎自得之場則樂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復爲子一觀而評之

門山縣吏隱堂記

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蓋正寢之西故廳之東連葺而

稍庫今以之館賓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謂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知客或問焉每患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爲吏隱吏隱之說始於誰乎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小山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舉爲美談而尸位苟祿者遂因以藉口蓋古今恬不之怪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關擊柝之職必思自效而求其稱窟穴之下畎畝之中醫卜釋道何所不可隱而顧隱於是乎此姦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然則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謂也謂其爲吏

而猶隱耳孤城斗大眇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強名曰縣四際荒險慘目而傷心過客之所顧瞻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弃置非迫於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弔而不賀予固戚然以憂至則事簡俗淳便於疎懶頗有以自慰乎其心及四陲多警羽檄交馳使者旁午於道路而縣以僻阻獨若不聞者鄰邑疲於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冠帶鞍馬幾成長物由是處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而曠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不知我之屬乎官也此其與隱者果何以異吾聞江西筠州以民無鬻訟任其刺史者

號爲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榜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哉

恆山堂記

真定古名鎮形勢雄壯冠於河朔其府署規模適相稱副而恆山堂宏麗特出又爲之甲焉堂廣七楹其高九仞望之鬱鬱如翬斯飛俯瞰北潭備諸勝概求其經始於何代與夫主名之爲誰則圖誌無傳近世沈括言潭園初號海子未甚可觀逮王鎔治之遂若圖畫斯堂或者亦出於其時乎而吳中復咏行宮以爲宋祖征劉承鈞常駐蹕於此故老或云堂卽宮之南門而卒莫能詳也其在金國率王

侯貴戚處之例事豪奢務加增飾故益以完美每府僚宴集其上綺羅照野絲管沸天游人指點咨嗟邈在仙境誠一邦之偉觀也兵火之餘署舍盡廢獨堂在焉而歲月旣深寢至頽敝大元乙酉中萬戶史公實來公以玆齡貴顯而居具慶之下思所以奉二親之歡謂可以備燕息而資觀覽者莫斯堂若也由是特爲之作新易腐朽補罅漏支持欹傾凡當營理者靡不及之蓋期月而後畢則大饗賓客稱觴爲壽以落其成而遣使致書屬予爲記噫予去國三十年白首歸來時移事改田廬鄉井殆不可復識追惟曩昔渺如隔生豈知尙有恆山堂耶夫物之盛衰其極

必反興廢成毀相尋於無窮蓋理之常然而不足怪然皆有數存乎其間自喪亂以來繁華共盡崇樓傑觀莫不化為虛空如斯堂者絕無僅有固已幸矣而復爲有力者新宛然舊物閱世自如豈可謂偶然哉抑此不足論也予聞之有非常之功者必享非常之福公以上將之才膺方面之寄定亂措安澤被於生民甚厚功孰大焉宜其窮侈美極尊榮快意一時無不可者顧乃自安於儉陋而致美乎其親賢於衆人遠矣是則不可以不著且予平生欲一登堂臨眺而竟不果今旣辱公知當得預賓席之末因之寓目以償夙心亦殘年之一適也於是乎書

淳南遺老集卷四十三終

淳南遺老集卷四十四

金藁城王若虛著

雜文

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鄜爲州在深山窮谷間荒涼鄙陋其風土固然無池臺苑
囿之觀可以娛人者官閑無事散步而盤桓不過道流釋
子之居耳而龍興寺明極軒最爲佳處由三門巡廊而西
其隅爲雄師院而院之東南則明極在焉其始爲隙地故
節度郝公見而愛之謂其爽塏便安可以爲待賓之所顧
而命雄此軒戶所以構也深靜而明夏涼而冬煖高纔數

丈許而平揖前山俯瞰闐闐視緣山諸刹勢欲與之爭衡也始予以狂放不羈爲上官所摈宴游戲劇悉禁絕之雖所親愛非公故不得相往來逢於道路斂避辭謝莫敢立談者出門俛然其無歸也深居高臥讀書以自遣而久復無聊因思所謂道流釋子之居而時一訪之晏坐清談焚香煮茗猶得差樂而無罪蓋大像之致爽開元之冷筠皆所素愛而嘗游者然以其登涉之艱固不若明極之爲數雄亦開朗好客樂與予言而不厭由是有輿輒至至輒爲留竟日公退飯餘呼馬而出僕夫或不請所之知其必適是也比及其門呵喝有聲主人者趨迎而笑知其必爲吾

也予嘗以雄見待之厚許爲作記以報之而未果其後官事日繁而私禁稍寬非役於簿書會期之勤則奪於聲色紛華之樂而予之蹟至明極者有數矣與雄相見未嘗不笑且歎焉今將東歸雄以前言爲請嗚呼吾負此軒久矣是猶可得而辭乎乃書其地形之大概與夫平昔游行之熟者以授之若其命名之意則出於西方之書非予之所學也略而不及待夫知其說者

茆先生道院記

嵩山之陽有承天谷谷有道院焉隱君子茆公之所建也公開封人名從易字縉甫始以進士干有司數奇不偶乃

弃家爲方外游隨意去留初無定居旣至承天則欣然曰
吾可以休於是矣闢地築室爲終焉計日葺月補蓋累年
而後成軒曰雙清以景名也庵曰虛靜以道名也竹木蕭
然都無塵土氣由是爲嵩陽之一觀夫嵩少海內名山其
間勝蹟殆不可殫紀蕞爾茆公之廬宜若無足道者而人
嘗以不到爲恨到必盤桓而不忍去則亦以其主人之賢
故也公以高蹈聞四方賢愚少長莫不仰其風觀其擺落
世紛棲心於沖漠之境始終四十年處之甚安壽考康甯
翛然而往非胸中真有所得疇能爾耶

時羣盜縱掠而公夷然視之神色

自若且能化暴爲馴使之逡巡退卻而不敢犯非獨自免
而又有以庇人其道德所服至於如此豈老氏所謂虎無
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者歟予世之散人也才能無取
於人而功名不切於己雖寄跡市朝而邱壑之念未嘗一
日忘慕公而願見者久矣俗累拘牽竟莫之遂蓋每爲之
嘆息嗚呼公則已矣而其姪守明與予爲忘形交出公所
繪院圖及所以自敘者請記其事予披玩再三恍如卽其
地而見其人忽焉自適益覺宦味如嚼蠟守明亦自可人
由刀筆中一朝有所省年踰四十而屏酒肉卻聲色日與
名流遊士游學貫三家略窺其妙其剛果超詣庶幾能嗣

公者予雖不及識公而有斯人在會當同往杖履相從訪公之故居而躡其遺蹤臥公白雲蔭公青松逍遙徜徉以卒歲乎其中公之精爽故應不昧或者其亦一笑而見容也乃爲書之旣以發茆公之光且爲吾他日踐言之盟云

趙州齊參謀新修悟真庵記

趙州道院曰悟真庵者參謀齊君大年之所建也君卿時人也開朗倜儻久行善事壬辰中從軍河南旣還留寓於趙因而家焉自以荐經喪亂而卒獲安存生理益優身名俱遂無不足於心者蓋神明之所相也思有以答謝殊貺亦其天資本靜道念素深故買田城隅特建此庵以待全

真之士且爲他年歸宿之所云肇基於甲午之春凡再期而訖役聖位雲堂齋廚方丈總爲屋十餘楹像設供具隨事一新繚以崇垣抱以隙地藥畦蔬圃井井可觀雖宏麗未極而體則具矣喧囂旣遠境界清涼洒然有絕塵之趣居人瞻仰莫不歡喜讚歎自是一方遠近以至過客皆知有齊氏之庵大師李公曰圓明子者故與君游乃延致而奉之其徒無慮三十人君色色資給無外求者稍暇無事婆娑其間顧而樂之自謂有所得也予數以事至趙始也聞其經營再則觀其次第三則及其成就焉一日造之盤桓周覽殆欲忘還君因以記文爲請予與大年三十年之

舊有命自不當辭况其用心之果爲力之勤實可喜而足稱也抑予衰矣險阻備嘗煩勞久厭閱興亡之大變悟榮辱之真空殘喘僅存百念灰冷方當脫屣俗累優游蕭酒以畢其餘生雖不足與聞立理厠跡羽流而杖履往來陪君爲方外之友庶無愧焉至其會意忘形不知孰主孰客則君之庵猶我有也能勿成其志乎乙未年終十二月晦日淳南遺老記

答張仲傑書

某啓仲傑縣令方深渴想辱惠好音曷勝慰喜羶根之賜甚慙老饕正恐踏破萊園爲藏神所怪耳所論道學自是

儒者本分事抑老夫衰謬日負初心不足進也吾子年壯氣銳乃能屏去豪華之習而專力於此好之樂之自謂有得他時所至殆未可量老夫將受教之不暇而反能爲之發藥哉州郡之職古稱勞人况此多虞亦必有道頗聞吾子一以和緩處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憔悴久矣縱弗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不傳能吏而傳循吏若夫趨上而虐下借眾命以易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幹濟之譽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誠不願吾子效之吾儕讀孔孟仁義之書其用心自當有間甯獲罪於人無獲罪於天昔宋討元吳關右困於征斂杜祁公在永興

謂其民曰吾非能免汝也而能使之不勞於是量所有無寬其期限民得以次而輸之而費省十六七及王氏法行官吏不堪其迫邵康節門人之從仕者皆欲投檄以歸康節止之曰此正賢者用力時新法甚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嗚呼古人遠矣如此等事尙可行之造次顛沛無忘是念始可謂不忘所學矣老人家益貧而官益拙鮪魚上竿可笑可閔雖然遠依餘庇大小幸安不必過煩念慮也遽中奉報草草不宣

道學發源後序

韓愈原道曰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其論斬然君子不以爲

過夫聖人之道互萬世而常存者也軻死而遂無傳焉何耶愚者昧之邪者蠹之駁而不純者汨之而眞儒莫繼則雖存而幾乎息矣秦漢以來日就微滅治經者局於章句訓詁之末而立行者陷於功名利欲之私至其語道則又例爲荒忽之空談而不及於世用髣髴疑似而失其眞支離汗漫而無所統其弊可勝言哉故士有讀書萬卷辨如懸河而不免爲陋儒負絕人之奇節高世之美名而毫釐之差反入於惡者惟其不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故也韓愈固知言矣然其所得亦未至於深微之地則信其果無傳矣自宋儒發揚祕奧使千古之絕學一朝復續開其致知

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始於至粗極於至精
皆前人之所未見然後天下釋然知所適從如權衡指南
之可信其有功於吾道豈淺淺哉國家承平既久特以經
術取人使得參眾論之所長以求夫義理之真而不專於
傳疏其所以開廓之者至矣而明道之說亦未甚行三數
年來其傳乃始浸廣好事者往往聞風而悅之今省庭諸
君尤爲致力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且將與未知者共
之此發源之書所以汲汲於鉛木也學者常試觀之其必
有所見矣心術旣明趨向旣正由是而之焉雖至於聖域
無難猶發源不已則汪洋東注放諸海而後止嗚呼其可

量哉亦任之而已矣僕嘉諸君樂善之功爲人之周而喜
爲天下道也故略書其末云東垣王某序

楊子法言微旨序

法言之行於世尙矣始注釋者四家而已疎略麤淺無甚
可觀其後益而爲十二互有所長視其舊殊勝而猶未盡
也今禮部尙書趙公素嗜此書得其機要因復爲之訓解
參取眾說折之以己見號曰分章微旨論高而意新蓋奇
作也予嘗竊怪子雲之自敘以爲法言論語之體耳隨問
更端錯雜無次而獨取首二字以爲名而冠之無乃失其
宜耶及觀公解則始終貫穿通爲一義燦然有條理而不

亂乃知子雲之意初非苟然但學者未之深考也昔人以杜預顏師古爲正明孟堅忠臣今公於子雲之書辨明是正厥功多矣至於進退隱見之際尤爲反覆而致意使千載之疑可以盡釋而無遺恨茲不亦忠之大者與古澤陳氏者將購工板行以廣其傳友人張君茂進實贊成之而屬予爲序嗚呼公一代巨儒德業文章皆可師法自少年名滿四海間平生著述殆不可勝紀而晚年益勤心醉乎義理之學六經百子莫不討論迄今孜孜筆不停綴其所以發揮往聖而啓迪來者非特一書而止也如鄙人不肖曷足爲公重輕而斯書之傳豈待予言而後信雖然陳氏

細民而能好事如此其用心固已可喜且不肖於公門下士也辱知爲深是區區者而敢辭乎乃書而授之元光元年九月望日中議大夫守平涼府判王某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潦淨途平風高氣清馬駿車輕送君此行願非掩泣於滄浦悲歌於渭城者何必愴快而含情雖然有以規子也親老弟弱室廬蕭然燠寒華枯將於子乎屬之所責重矣尙其勸哉決科猶戰也請以戰喻肩摩踵曳鱗集毛萃盱衡厲吻扼腕揚袂賈餘勇而嘗素技者皆吾敵也攘而卻之吾子亦勞矣甯執非敵武王所以誓眾臨事而懼仲尼所

以語門人賁育之不戒童子扼之魯雞之不期蜀雞踣之
勃敵在前若之何勿畏吾子講學甚力涵養且久則兵旣
厲而馬旣秣矣然而猶有病焉氣揚而無降志色驕而無
俯容或者其將振而矜之歟懼猶不足又振而矜之恐乘
隙擣虛瑕者畢堅而勝負之勢未可料也鞍之役不介馬
而馳之齊師敗績伐羅之舉趾高而心不固莫敖以亡厥
監不遠吾子其圖之吾子辱與不肖游又辱賜之誠是行
也竊將鼓譟以從其後不幸而北其曷忍諸捷音一報凱
歌言還茲豈惟吾子之所獲抑不肖實與光焉敢不盡言
聞之曰仁者送人以言仁者之名豈賤子所堪抑朋友之

道將善是務責者也故以告

送呂鵬舉赴試序

始予得管城而將行也故人王士衡實送之且見囑曰或
稱鄭下有一佳少年而不解其姓名第聞筆勢翩翩可以
與之進也子以經學嗣名師之傳而爲後生之倡者有年
矣則誘翼成就豈得辭其責乎予謝而識之旣至而求之
得吾鵬舉焉聽其議論窺其文辭知其必士衡所謂也輒
不自量欲遂薄有所云以補萬一而官事如毛無頃刻暇
蓋未嘗不爲之歎息今鵬舉方將求售於春官余復默默
無乃負士衡之所教乎夫經義雖科舉之文然不盡其心

不足以造其妙辭欲其精意欲其明勢欲其若傾故必探
語孟之淵源擷歐蘇之菁英削以斤斧約諸準繩斂而節
之無乏作者之氣象肆而稱之無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
僻勿猥而并若是也所向如志敵攻無勅可以高視橫行
矣沽美玉者不憂無善價駢犢且角山川其舍諸鵬舉勉
矣京邑英豪所聚而士衡在焉予旣因士衡以得子子其
因子而求識士衡復因士衡求吾師友門人之凡未識者
磨礪浸灌以益其高而極其遠至於大有成焉而副吾徒
之望可也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成王戒卿士以爲推賢讓能則庶官不和政且亂而秦
穆之誓亦曰人必能容而後可以保民古之君子有道相
爲徒而其徒相爲用故能有濟也有虞之時眾賢和於其
朝而無乖爭之患垂讓於爰旻伯夷讓於夔龍皋陶之不
知者以問諸禹禹所不知者以質諸益賢於己而不妒不
賢於己而不侮師於人而不恥告於人而不吝志同氣合
不知物我之爲二蓋其量誠宏而其德誠厚此其能共成
一代之極治者歟予嘗悲夫昔人之難見而病後世士風
之薄也忌嫉之心勝而推讓之道絕自待者重待人者輕
相誇以其所長而相鄙以其所短鯁鯁然惟恐人之愈乎

我也凡得一職必先審問其同僚者何如人問其不能而
不已若也則幸而喜如其能焉往往不樂曰是何以彰我
故其至也莫不角其智力而爭其權至於不相容以敗事
處公家之事而敗之以其私罪孰大焉吾子始踐仕途而
得李君者爲長官彼其才幹有餘而能聲益著蓋吾子之
幸也而吾子性明志強臨事有決亦自爲過人者誠能相
與戮力而無求勝之心一司之治何憂而不舉哉子行矣
幸不至如吾之所病且併謝李君其亦以是而待子焉可
也

淳南遺老集卷四十四終

淳南遺老集卷四十五

金藁城王若虛著

雜文

祖唐臣愚庵序

鶴臺祖君唐臣命其居室曰愚庵因以自號旣經喪亂流
寓河朔非復庵中主人矣猶爲題榜以求詩文於士大夫
嗚呼凡物有其實而後得其名實無有焉名烏從生實固
不可誣而名固欲其正也今先生才敏而識明行高而業
精蓋世所謂賢且智者而顧加此稱是視薰以蕪指渭爲
涇也無乃乖戾而不合乎人情邪且先生安靜寡欲不求

聞達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撓不必嫉邪憤世如柳宗元
遠害全身如甯武子果何取乎此也意者直出於至謙故
歟古之君子其德甚盛則其心愈謙其責己也重其取名
也廉雖有軼羣絕俗之資而自視欲然常若不足此其尊
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善而無伐所以爲顏氏聖而不居所
以爲孔子其與浮躁銜露急於人知虛而爲盈處之不疑
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先生於是乎過人遠矣丙申春二月
滄南遺老王某序

復之純交說 并序

之純嘗爲交說以見譏今贅談中以若虛名篇者是也

其初本自爲一首蓋辭氣意旨出於莊列可謂奇作使
其處身果能如此雖古之達者無以過也而何其取怒
之多歟予讀而悲之乃復以是說云

狂生旣以交說規慵夫已尋以忤物獲罪杜門索居將無
意於世慵夫因人而寄聲日子之病果革矣已實行行謂
人之亢憫我將顛而子則先是何其言之近似而踐跡之
乖歟子之病果革矣怨之不可媒也禍之不可賈也雖微
子言吾甯不知逐逐而羣疇非吾鄰形交跡接何者可絕
鍊修調適之善而吾病始兆悟而藥之治養以方寬中溫
外茹柔吐剛駐其明而內視凝其聰而反聽行之期月乃

復其常心平氣和百邪不攻乃愈而康子獨日臻以達膏
肓鑿望而走無施其良嗟夫殆哉無以招之彼孰汝尤無
以結之彼孰汝仇待物太狹謀身未周睢盱彷徨蔑睨九
州羣讎以咻凶乘禍鳩勢窮力竭而投諸囚以伏於幽闕
氏之與居稿伯之爲游悒悒矣而私自憐子子乎其遺世
而無求也吾絕物耶抑子絕也山淵之峻子將趨而過今
胡其摧汝車而沈汝舟豺虎之毒子將不之櫻今胡其齧
汝趾而嚙汝喉出於外者亦旣然矣伏於中者竟如何哉
願嘗憂我今爲子憂蓋將持吾之所以自治者而復以治
子豈能從我而冀其少瘳乎狂生聞之不覺汗下

移刺仲澤虛舟堂銘

泛而游載沈載浮隨其流聽其所止而休此非所謂虛舟
者歟萬物相刃乎無窮要不可容吾意智者困勇者殘而
至人免於無所累先生旣以是而身託矣雖放心委形以
行於斯世可也

四醉圖贊

泰和辛酉冬予赴調京師清河垣之振之劉君景元俱
以待舉客太學一日同飲市中旣暮皆醉三子者就宿
子邸枕藉而臥初不記也未旦而覺呼童張燈則餘樽
在焉卽命重酌復成小醉擁衾散髮相對怡然顧而樂

之以爲他日或不能復得矣振之將圖其形而名以四
醉因命序而贊之以記一時之美事云
漠乎其如忘其聲茫乎其如忘其形神氣泰無欲而無
營渺乎其如物莫之撓也不爲劉伶唯以酒爲名不爲屈
平眾皆醉而獨醒蓋不放不拘不晦不明不濁不清隨其
所適而寓其情者也

林下四友贊

東垣彭子升悅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皆予心契也晦
之於予爲親故其相知最早後游京師始識士衡於稠
人間言論慷慨遂如平生當是時泛見子升而未熟也

已而復定交於觴次子年爲長子升次之士衡又次之
而晦之最少吾四人者臭味相似而氣義相投也故不
結而合旣合而歡至於益深而莫之間其好惡取舍互
有短長而要歸其中辨爭譏刺間若不能相容而終於
無憾方其俱在里中行必借宴必共詩雖不多而嘲戲
贈答時出數語以相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
杓亦自不廢也嘗約他年爲林下之游且各爲別號以
自寄焉蓋予以慵夫而子升以澹子士衡爲狂生而晦
之則放翁也曰澹曰慵曰狂曰放世以爲怪而自謂其
眞施於仕途固非所宜而在隱居則無害也是故安之

而不疑焉是約已遂想像而贊之云

盤礴兮崑阿容與兮煙蘿藉豐草兮偃臥愬長風兮浩歌
塵海邈其如隔渺高軒兮不我過險而風波密而網羅突
而干戈如四人者何

士衡眞贊

身雖寒而道則富貌若鄙而心甚妍庸夫孺子皆得易而
侮王公大人莫不知其賢豈俯仰從容滑稽玩世而胸中
自有卓然者耶

跋寶墨堂記

趙翰林以文章字畫名天下片辭寸紙人爭求之嘗爲故
參政蒲散公作寶墨堂記仍親繕寫尤爲奇特自經喪亂
散落不存而近入田君信之之手方且什襲深藏以爲珍
玩旣而聞公子祐在因復歸之噫渠家獲所亡不失舊物
固幸甚矣而田君能捐己之愛以成此美事亦灑落可嘉
也

跋王進之墨本孝經

孝悌百行之冠冕孝經六藝之喉衿聖人大訓不待贊揚
而後知也學者自童稚讀書必始於此而考其行身能踐
履者鮮矣李君追慕其親以不得竭力爲恨而淪於非道
爲憂故常玩意於斯文而名卿珍翰以昭於不朽觀其自

述疊疊不絕愛敬之誠藹然而見非深於踐履能如是乎
吾友王進之得其墨本而寶蓄之仍圖函丈之像以冠其
首而益以翰林公誌語且將併刻焉卽其所好亦可以知
其爲人也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

門庭爽朗瑞氣氤氳夫人之誕辰也煌煌綺羅洋洋絲竹
家人之拜祝也渺惟愚甥實與此榮固無以薦誠惟天爲
高惟地爲厚惟川瀆不竭惟山嶽不朽敢焚香酌酒拜啟
手以爲夫人壽

滄南遺老集卷四十五終

續編滄南王先生詩集

從中州集補入

憶憤

非存驕蹇心非徼正直譽浩然方寸間自有太高處平生
少諧合舉足逢怨怒禮義初不愆謗訕亦奚顧孔子自知
明桓魋非所懼孟軻本不逢豈爲臧氏沮天命有窮達人
情私好惡以此常泰然不作身外慮

贈王士衡

王生非狂者乃以善哭稱每至欲悲時不聞醉與醒音詞
初惻愴涕泗隨縱橫問之無所言坐客笑且驚王生不暇
卹若出諸其誠嗟我

中州集作蹉跎

與生友此意猶未明絲染動

墨悲麟亡傷孔情韓哀峻嶺陟阮感窮途行涕流賈大傳
音抗唐衢生古來哭者多其哭非無名生其偶然歟何苦
摧神形如其果有爲爲爾同發聲

感秋

西風撼庭柯疎葉鳴策策天地一蕭條羈懷亦岑寂青春
况如昨轉盼年半百自從長大來轉覺日月迫功名非所
慕老大不足恤怛然感時心自亦不能釋青晨梳理短髮
已見數莖白刀鐸雖可施殆似兒子劇此身委蛻耳毀棄
何足惜况於毛髮間而乃強修飾青青如陸展星星行復
出畢竟白滿頭復將何所摘

生日自祝

空囊無一錢羸軀兼百疾况味何蕭條生意渾欲失清晨
聞喧呼親舊作生日我初未免俗隨分略修飾舉觴聊自
祝醉語盡情實神仙恐無從富貴安可必修短卒同歸何
足喜與戚一祈羸康健二願早閑適衣食無大望但要願
了晨夕萬事不我撓一心常自得優游終吾身志願從此
畢

失子

妍妍掌中兒捨我一何遠其來誰使之而復奄然去平生
三舉子隨滅如朝露顧我能無悲其如有天數自從學道

來眾苦煩易度有後固所期誠無亦何懼人生得清安政
以累輕故婚娶眼前勞託遺身後慮百年曾幾何爲此雛
稚誤顧語長號妻此理亦應喻

憶之純 三首

幼歲求真契中年得偉人傾懷當一面投分許終身燈火
談玄夜鶯花逐勝春何時重一笑胸次欲生塵

其二

面目三年隔音書萬里遙宦途俱蹭蹬日事各蕭條志大
謀常拙身孤道易消本無當世用隱處會相招

其三

儁氣輕天下高情到古人銜杯曼卿放下筆老坡神時論
誰優劣人材自屈伸窮愁須理遣不必淚沾巾

復寄 二首

志大言高與世違拂衣真作竹林歸黃塵道口風波惡未
必先生自處非

其二

自笑趨塵亦強顏食謀未免敢言閑紫芝果可充飢腹從
子玉屏巖石間

病中 二首

學道今何得謀生久不成藍衫幾棄物絳帳亦虛名事拙

應天意交疎卽世情煩憂時自解感觸又還生

其二

鬱鬱窮愁意營營久病身詩情渾欲減藥物但相親未得
驅窮鬼終須問大鈞三時勞慰撫拊甚愧故人真

感懷

枉卻全家仰此身書生那是治生人百憂耿耿填胸臆強
作歡顏慰老親

自笑

酒得數杯還已足詩過兩韻不能神何須豪逸攀時傑我
自世間隨分人

別家

到了身安是本圖何須身外覓浮虛誰能置我無創地卻
把微官乞與渠

慵夫自號

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苦送朱顏時人莫笑慵夫拙差
比時人得少閑

西城賞蓮呈晦之

晦之自號放翁

舊賞回頭已隔年高花又見出新妍偶成濁酒狂歌會恰
及斜風細雨天樂事適來偏有興閑身常得分無緣作詩
莫怪多誇語差比放翁先著鞭

續編滄南王先生詩集終

滄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一年古滄王公時舉來丞是邑出於行篋始得見之興賢書院謄錄刊行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得以字多舛舛貽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尋柄文廣東宦轍無定雖欲成之末由也已既幸任迴道過廬陵吾州士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滄南古律詩僅二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二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王若虛字從之慵夫其號藁城人永安二年經義進士歷
管城門山二縣令用薦入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
文字爲著作佐郎遷平涼府判官召爲左司諫轉延州刺
史入爲直學士入元遂隱居不出復東遊泰山至黃峴峰
憩萃美亭談笑終焉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又滄南遺老集
傳於世事見金史按中州集稱若虛負重名精經學史學
文章禮樂一代偉人北渡後隱居鄉里據此則滄南老人
終於元未嘗仕於元且其人已入金史文藝傳焦氏經籍
志編入元人誤也此本山陰祁氏藏書康熙乙未春王歸
繡谷亭收藏因考史傳而附記於後錢塘吳焯書

又按集內詩與中州集本句微有不同覺中州集之爲善
想元遺山入選時摘其微瑕不嫌改削乎然此固原作其
後一卷係中州補入便相同中州集所無者宮女圍碁一
首和王子端此本多一首白髮歎六韻卽感秋十二韻之
半亦元遺山增改後人失考據以編入續集耳焯再書

